泳齋近思錄衍註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三　凡七十九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窮理之經史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伯嵒按 晦翁曰知言者盡心知性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伊川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

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　孔　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其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　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

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書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附錄】杜元凱之序春秋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遺書此言與杜氏互相發明思慮有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

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　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學原於思（[illegible]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逈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
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illegible]曰致其知者推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不知 [illegible]晦翁曰知如喪致乎哀之致 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
得若不知只是覷却 堯學他行事無堯
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
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
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

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

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舊註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伯魯曰 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 晦翁曰致其知者推不知如喪致乎哀之致窮到極處謂之致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所个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較省 迂齋曰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散於動植者物之微見於日用者物之寓

無非物也無非理也其隱顯精粗動靜出入升降聚散往來屈伸莫不有自然之理存乎其間苟日與之接而不盡其理則識有所不精矣或格其一而不及其餘則知有所不徧矣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即物而窮至其理也雖然此格物之理也若其貫通之妙則晦翁之言盡之矣伯昷併述其後欲致知者當自誠意始夫如是則融而會之一而二二而一也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

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倘齋】

晦翁曰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或問知與思如何分別 晦翁曰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舊註】又曰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倘齋】徐寓問於 晦翁曰大學或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 程子非之何也曰這

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比並看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這个便知自家亦有這个更不消比並自知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學者先要會疑以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

語顧語未必信耳　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踰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

賀孫問晦翁曰萇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爲碧曰此如虎威之類問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

伯器問　葉

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之用物精多而魂魄強是也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有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當其路頭其人衝過見皆人形如廟社泥塑未嘗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晦翁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然生花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此乃造化之迹人所常見故不之恠忽聞鬼叫則以爲恠曰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恠異如家語云山之恠曰夔魍魎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亂所生亦非理之無也必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是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恠 孔子所以不語非學者所當先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

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伯謙曰夫聞也者非耳剽壁聽之謂也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是聞也其朝聞道之聞乎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伯謙曰晦翁曰明道先生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纔理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爲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纔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到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

未破時將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他那下有个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交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果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別更有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去處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以上並文集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

孟子說伯恭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蓋告子但欲固守其心而不動而不知審思明辨之不可廢此所以不能無蔽而有義外之說也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伯恭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道非一於深遠也亦非一於淺近也聖人之言亦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

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　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萬章問　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問學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　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　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伯嵒恭 晦翁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而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之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令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

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以上並遺書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

伯品曰程子於語孟有先儒錯會處必與整理正以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焞初到問爲學之方　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頃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

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

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
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以上並遺書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
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
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
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　伊川曰固是好

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

了便從空寂去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舊註〕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

意〔備、考、據〕晦翁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

謝顯道云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

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外書下同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

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以上並外書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遺書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 子思 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遺書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
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
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
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
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
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
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伊川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舊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伯溫曰晦翁曰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以六十為節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伯溫曰忠質文之異尚貢助徹之異法與賢與子不同其迹揖遜征伐不襲其執汙樽抔飲不用於鼎俎籩豆八珍畢陳

之曰黄梓土鼓不用於金石絲竹八音克諧之世巢居穴處不用於上棟下宇層臺累榭之際以至禹之過門不入顔子之簞瓢陋巷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時也亦勢也無非易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illegible]大畜之初九曰有厲利巳九二曰輿說輹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

二六五可見備旨曰二爲下卦之中五爲上卦之中以九居二以六居五雖非正也而各得其中則爲剛柔之相濟故多得其吉焉然又不可以槩論也訟之九二而患至掇井之九二而甕敝漏豫之六五而貞疾離之六五而出涕是又當以其時而論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　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遺書下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　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

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　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

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傚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尃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伯温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晦翁中庸或問曰三重之說惟呂氏爲

得之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寡過矣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晦翁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百九十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以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靡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个壞了又有一个萬八百年為一會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斯耳斯道也惟　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

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伯嵒

曰春秋所書凡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姑以隱公十有一年之事明之國國公既元必書即位而隱公闕焉蓋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故不書即位者抑之也叔段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辭之罪也乃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辭于鄢操之為已甚矣曷不于罪叔段而罪莊公耶蓋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說而歸之莊公恐其終將執己以為後患故縱使失道不為之所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姜氏不敢主國人不敢從是其惡者莊公也曰克段縱之也天子八佾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今考仲子

之宮而六羽是用書曰初獻六羽而與之之辭可見矣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咺位六卿之長爲天子之冢宰而乃名之蓋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人道之大經拂矣夫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承命賵妾恬不知耻以見宰之非宰也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奪之之辭可見矣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及其卒也隱公不忘其忠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葬之加一等故書曰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必書日者以見恩禮之厚所以進之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公子公孫有登名於史冊者貴賤之卿也益師以公子故而自爲卿非天子之命也故書曰公子益師卒不書官不書日者所以退之也隱公見弑而曰公薨蓋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諱其惡之禮不書地者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非

所謂微者乎使民以時謂農隙也時方盛夏農務正興中丘與郎當夏築城興土功而妨農事於是直書曰夏城中丘夏城郎而不愛民力之意顯然可見矣故以一公之事攷之則十二公之行事皆可見以一年之事攷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春秋爲經世之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吁悼夫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illegible]闕之 驪塘危先生曰春秋之作托始於隱而非專為隱作也春秋既衰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愛伯服而黜宜臼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之於驪山之下諸侯乃即申侯而立宜臼是為平王夫復讎討賊春秋之大義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使平王有不共戴天之心合諸侯之力以討天下之賊則周室中興之業可成而五伯不興四夷不撫春秋不作矣方其遭褒姒之難而作小弁之詩其怨慕哀痛之情至今猶可識也東遷之後苟能充是心焉則其怨慕哀痛當有大於小弁之事而不可一朝居者獨柰何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貪其立己之小惠而忘其不與共天之大恥內無所承上不受命其援而立之者乃王室之賊天下之讎也君臣父子之大倫於是幾絕方且不撫其民而遠戍母家遂以復讎討賊之師反為施恩報德之舉其悖天理咈人心甚矣昔晉大

夫弑厲公而立悼公悼公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五人叔孫之家臣豎牛殺穆子而立昭子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數豎牛之罪而誅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悼公昭子不以立己為恩必正其罪而逐之誅之者蓋為萬世綱常計也今孜隱公之元年乃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老將至而毫及之復讎討賊之事終無聞焉夫義莫大於復君父之讎而失於討賊則篡殺之禍相仍於世而司馬無以正邦國矣體莫重乎繼先王之世而受國於仇則懷奪之爭無國不有而王命無以宗請侯矣為此二者聖人所以作春秋也然則春秋之始於隱公者其有感於平王之末年而周之終於東也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胡氏春秋傳序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與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

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户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户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説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説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傳註）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眞僞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

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　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葢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伯羽曰天官之職無所不統如外廷羣有司之宿衛則屬官正宮伯掌之王宮之宿衛則屬官內宰掌之財賦之出入醢醯酒漿之微物酒掃縫染之賤職幄帟次舍之細事又皆冢宰屬官掌之甚至膳夫司豎官寺嬪御冢宰無所不統蓋冢宰權尊足以節制之故爾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摶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舊註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伯恭呂氏曰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

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以上並語錄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　仲尼所自作惟　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

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　凡七十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　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之象

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

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已上易傳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集解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能求其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否則紛擾昏昧雖從事於學而安能有所發明哉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諱大臨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

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illegible]錄】龔蓋卿問晦翁曰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若工夫未到雖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　先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時不成不去應事接物得且如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个道理今在路途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之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　明道之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集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

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个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
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
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
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
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車流轉動搖無須
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个主怎生柰何張

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个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令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冦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

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已上伊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伯[illegible]】太元以養準瞋初一日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伯溫錄 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思

叔曰只如此說便不好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告及問若作王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齊之心服其後有詩云蘭花亂繁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整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伯淳】蒙之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个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个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 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

尹彦明曰敛有甚形影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屛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上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

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　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伯溫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當其未發之時不可思也不可求也儻可得而思則已有端緒矣不得為未發也儻可得而求則已有形迹矣亦不得為未發也獨可於平日存養加功耳存養之要在乎敬敬在乎主一主一亦在乎習而已

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

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 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

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伯温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如商之高宗恭默思道此心之誠純一無間故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見故説夢得説則自信而不疑營求於野而果得之常人心志不定雖有夢而不敢自信也高宗之夢其周禮之所謂正夢歟伯温解劉彦冲曰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況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揺則生死去來直猶晝夜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伯温解孟子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人固當敬守其志而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備一說】上蔡先生曰出辭氣猶所謂從此心中流出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 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 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

深恥以上並遺書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傳習曰仁人心也把捉不定則心非我有矣此何異於醫家言手足痿痺爲不仁者乎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　明道先生於扶溝　明道一日謂

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以上並外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葢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

未去而實心未宁也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録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illegible]曰心猶水也載之以風撥之以物則混爲昏濁風不動而物不撓則其明可以燭毫髮艮之其道光明於此觀之可也

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易說下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乾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閡（閡與礙同）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

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涑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四